



台湾著名作家

钟肇政 著

台湾人三部曲

插天山之歌

3

广播出版社

I247.5/6

台湾人三部曲

第三部 插天山之歌

钟 肇 政

广播出版社

029/11

台湾人三部曲
第三部 插天山之歌
钟 肇 政

广 播 出 版 社 出 版
国 营 523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0 印张 239 (千) 字
1983 年 9 月 第 1 版 1983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2,000 册

统一书号: 10236·022 定价: 0.85 元

1.05

满天的璀璨星光。

在漆黑一团里，星星看来更玲珑更晶莹。天盖低处，有一条隐隐的界线，划出有星和无星的部分，呈一硕大无朋的弧线。那是水平线吧。

引擎声轻轻地震动着流逝的风——船确实是在前进。它在一寸一寸地缩短着他与故乡的距离。那引擎声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与若有若无的风声，还有从脚下传过来的波浪拍打船腹的轻响掺杂在一块，成了一种奇异的音响，反倒使人觉得四下有某种不寻常的静穆。

他把双肘撑在船舷栏杆上，面对黑漆漆的大海。他在茫然地体味着这一份莫可名状的宁静。昨天晚上，他也是以同样的姿态，在同样的地方打发大半個上半夜的。昨晚可没这么静，不停地有飞鱼飞上甲板来，而象他那样出到甲板上来透气的人也有一些。一整天，三等舱里都有人呕吐。“哇啦哇啦……”那种声音，真叫人听着就不舒服。尤其欲呕又呕不出的那种绞扭肚肠般的呕吐声，曾经不止一次地几乎叫他翻胃。

也许他们折腾了这两天两夜，已经没有了力气再上来的吧。可不晓得为了什么缘故，连飞鱼也不再来光顾这艘八千吨的“富士丸”啦？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吗？如果是，那又会是怎样一种暴风雨呢？

台风——当然不会来了，已十二月中旬，不会再有台风才对。

那么是……他的心口顿时停止跳动，呼吸也窒住，血潮往脸面冲上来了。

“陆志骧，你竟在想到那个的时候，还会这么惊悸。呸！”他无言地说了这些，往海上吐了一口口水。

那是一个充满朝气与自信，而且胸怀大志的年轻人的自我谴责。他从不曾原谅过自己的懦弱和畏缩。意志不坚强与畏惧困难，害怕折磨，永远是他所引以为一个男子的最严重缺点。当然他不能允许自己光想到可怕的事就心悸。在他的脑子里，那几乎还是一种奇耻大辱。

就算这“富士丸”也步上与“高千穗丸”、“高砂丸”等巨轮同样命运，成为盟军潜艇的猎物吧，我陆志骧又有什么好惧怕呢？他脑子里映现了一幕情景，也许那是在什么影片里看到的：一艘豪华巨舰正在徐徐下沉，一如太阳之沉入水平线，那么徐缓，那么庄严。不远处，一个强壮的年轻人，正以轻快的泳法泅离而去。他冲进怒吼的波涛，然后又从浪头里冒出来，随着双手一起一落，身子也往前一下一下地跃进——那就是他，陆志骧。但是，这一幕幻景不旋踵间便告消失，他又回到了现实。

还是那漆黑一团，引擎声、风声、波浪拍打声，仍然混合在一块，微微地震动着周遭的打从脸上飞掠而过的空气。

空想毕竟是无益的，他知道万一真地出了那样的事态，情形不会那么写意，那么乐观。他充分地知道，即使以他泅过十公里，柔道三段，剑道初段的身筋骨，还是非有极度侥幸的成分便逃不过劫数。事实俱在，“日台航路”第一个被击沉的“高千穗丸”一千零八十多个乘客之中，获救的仅二十多个，其次是“高砂丸”，纵使有了预先的防范，九百多人中生还的亦不到一百人而已。而这一艘富士丸，命运又如何呢？

然而，他倒是希冀着这种只有万分之一的生存机会的事态发

生。不为什么，只因他知道，自从他与两个同伴李金池与蔡嘉雄，在神户港上了这艘富士丸之后，就明白了他们这一行已受到了至少两个人的监视。不难想到，那是警视厅派出来的特别高等刑事——也可能是台湾总督府派来的。是不是只是监视呢？或者已经受命逮捕他们？这不是陆志骧所能解答的疑问。不过他们离开东京时，风声并不能算十分吃紧，这一点倒是十分肯定的。只是在他与两个同伴来到神户等船的三天当中，说不定情形已经有了重大的改变。例如他们那秘密机构给破获了，或者被日警探知了陆志骧他们一行三人回台湾的任务。时局这么紧张，日军在南洋已显露了初期败象，他们举国上下都在发了狂般地猛烈嘶喊着“一亿总决战”——那是打从瓜达尔崙拿尔“转进”之后出现的口号。

当然，绝大多数的日本国民都被蒙在鼓里，他们只知道皇军的赫赫武功。从珍珠港的大捷，而香港、马尼拉、新加坡的一鼓作气的攻略，到南洋广大海域里的辉煌战果，把他们冲得昏昏然陶陶然，仿佛征服全世界的美梦即将实现。直到中途岛海战，他们都只晓得他们的皇军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无敌。接着，是阿图岛的“玉碎”和瓜岛的撤退。这么严重的败战，都在军部巧妙的蒙蔽式宣传下，成了煽起一亿同仇敌忾之心——他们真地认为那仅是大胜利中的小小顿挫而已，是绝对无损于大局的。

也是这一年（昭和十八年，民国卅二年）年初，各报上出现了一篇成于一代文豪德富苏峰手笔的文章，告诫日本国民，日本已到了悬崖绝壁边缘，再退一步只有坠落深谷，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语意虽还算含蓄，但确乎已道出了真相之一斑。然而，有几个人懂得这一篇短文的真意呢？

陆志骧他们这一伙人对这篇文字，自然是另有会意的。他们的秘密组织，虽然对外通讯与连络，备极困难，但对大局的动向，却也知道一个大概，也明白日本已从开战后若干时日之间的胜利，一变

而走上失败之路，而且恰如胜利的来得快速，失败也正以不可遏止之势，往下坡路猛滚而去。

唯其对大局有个概括式的认识，因此对日警正在加强追缉间谍活动、叛国行为等，也就特别敏感。

他们是在十二月十六日早上上船的。九点多，船正开出了神户港，在风和日丽的濑户内海滑一般地驶过，傍晚抵门司，接着在下午五点开出门司港。就在这一段风平浪静、翠松白砂、风光如画的濑户内海上的六七个小时航程中，陆志骧觉察到一双眼光经常地在盯住他。三十几岁模样，头上一顶麦秆帽，和服，手上一根拐杖，木屐，浑身上下一副生意人打扮。鼻下蓄着一小撮胡子，近视眼镜，个子到相当高大，有一百七十几公分吧，与陆志骧的身材不相上下。可异的是那双眼光，似乎炯炯有神，且含着一种阴险味儿。每当与陆志骧的眼光相遇时，他就会岔开视线。而当陆志骧装得若无其事地在甲板上浏览风光，呼吸新鲜空气时，必可感受到那双猎犬般的眼光跟着他不放。

陆志骧很想告诉李金池与蔡嘉雄两人，可是他们被禁止交谈，必需装着互不相认，他只好忍住。十六日晚上，船从门司，而长崎，以后就沿琉球群岛南下。十七日、十八日，都平安无事，并且也证实了那个头戴麦秆帽的人确实是经常地在盯住他。

这一晚，天一亮船就可以进基隆港，完成两天三夜的航程，能否安抵，专看这个晚上了。傍晚时，陆志骧得了一个机会，在厕所边与李金池交换了匆促的几句话。

“有个象是特高的，头戴麦秆帽，住二等舱，好象在监视我。”陆志骧说。

“我也注意到了。还有一个，是戴打鸟帽的，盯着我和蔡。必定是特高无疑。我也一直想要告诉你。”

“很糟糕，恐怕逃不了。”

“也不一定要抓的吧。只有等着瞧了。”

“小心！”陆用力地压低嗓子。

“小心！”李也以同样的语气回了一句。

他们不得不打断交谈。陆志骧倒没有想李金池和蔡嘉雄也受着监视。据他所知，李和蔡跟他不同，他这一两年来是经常受着日警当局注视的“要注意人物”，也不止一次地被传唤，结果都因为罪证不足，没把他怎样。而李和蔡则是今年春才加进他们那个秘密抗日组织的，一直未受日警当局注意。他自己被监视，一点也不算意外，可是李金池和蔡嘉雄两人居然也有“保镖”，这就有点蹊跷了。但是，怎么会这样，此刻也无从查明了。猜测中最可能的原因是日警已知道了他们三个人的行动与目的。倘若这猜测不错，那么那两个特高就不会光是为了监视而搭上这艘“内台航路”的富士丸了。他们会行动吗？二比三，就人数上来说，他们是不利的，不过他们当然不必在船上动手，在这东海的万顷波涛上，无虞猎物逃遁。等船靠岸后，或者陆志骧等三个人登岸后，可以手到擒来，万无一失。说不定他们早已和基隆港的宪兵队或警署联络好了。

是哪个戴打鸟帽的呢？陆志骧确实记得乘客之中有几个是戴打鸟帽的。那种帽子太平常了。在漆黑一团里，陆志骧希望能想起几个戴打鸟帽的人物，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

他禁不住想到往后的日子——如果还有那种日子的话——必定是充满苦难充满危险的。回到故乡，尽可能地组织民众，给日方打击，任何一类的打击都可以，只要能使日军早日战败，促使故土重光。能使这样的日子早一天来到，那也就是为同胞为祖国贡献了一份力量。他深信日本必败，那是历史的必然，强权、霸道，终究逃不过时间的考验。而这，也正是他此番冒万死回返故乡的任务。

故乡，故乡，美丽的故乡……

那是个宁谧的小小镇市，仅两条的古老砖房街路，一端是一所

已有上百年历史的古庙，另一端则是一泓古潭，一条清澈的小溪。出到镇郊一步，便是一片青葱田园。远远地可以望见耸峙在东天的中央山脉，层层峰峦，苍翠欲滴。在那大自然的怀抱里，他们陆家人已栖息繁衍了七代人将近二百年。每一寸田园，每一块泥土，都渗有先人们的汗水与泪滴，这样的大好河山，受异族统治快五十年了——五十年，不是短暂的岁月，天地有灵，必知晓在外族统治下，人们的日子是格外艰辛难过的。

不错，结束这段异族骑在头上的日子，赶走那些异族丑类，还我河山，已经是时候了！

唯一的遗憾是不知能不能在故乡的泥土上印上脚印，纵然印上了，说不定马上就身系囹圄，那就什么也不必谈不必想了……不，陆志骧打断了这念头告诉自己：不会的，一定会有办法逃过这一场劫难。他不相信自己会走上绝路，不为什么，只因故乡需要他，祖国需要他，同胞也需要他。

星光仍旧那么晶莹灿烂，只是拂面而过的海风，很有一点凉意了。

“回去吧。”

陆志骧低语了一声。他离开船舷栏杆，转过了身子。船桥黑黝黝地屹立在眼前，没有一丝灯光，静得可怕。也许人们有一份安心，落入梦乡了。这一觉醒来，已到基隆，再也不必担心葬身东海，因此人们可以放心享受这因过度的忧虑及旅途的劳顿而造成的疲惫当中的安眠。

他打开舱门，进入甬道。左右是头等舱。下了一截楼梯就是二等舱。这儿倒比头等舱还亮些，甬道上也有小电泡，刚从黑漆一团里进到这儿，令人有眩目的感觉。其实这种严格的灯光管制，是一点儿用处也没有的，陆志骧早已知道盟军有最新式的侦察仪器，不必靠光线也能探知敌方所在。

当陆志骧正要跨下往三等舱的楼梯时，突然觉得好象脑门给一种钝重的什么东西殴击了一下，一时天旋地转，几乎同时从四面八方猛然传来一声巨响。

“轰！”

陆志骧反射般地抓住了扶手稳了身子。不是脑门给什么击中，也没有天旋地转。思想迅速地掠过了这些，次一瞬间，他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哗啦哗啦……”

……

一时也分不清有多少种声音，从哪儿来的，有相击相碰的金属、木器等的声音，有撕裂的，有象是爆发的，也有象是洪水奔腾般的。

仅一秒钟吧，也可能一秒钟不到，从上下的船舱同时扬起一片嘶喊声与尖叫声，响成一片。

“鱼雷！”

“会沉啊！”

“救命……”

陆志骧从最初的一个撞击稳住了身子之后，精神也马上清醒了。

来了！终于还是来了。必需赶快逃出去！不知是船身在摇晃呢，或者另有原因，他还是不容易把稳自己，不过倒也很快地转过身子，在甬道上朝刚来的地方走去。

二等舱的乘客也从左右两边纷纷夺门冲出来。

“什么事？出了什么事？”

“是潜艇吗？”

“救命啊！”

“还不要喊救吧。救生艇在上面，快！”

大家乱成一堆，你推我挤，偶尔扬起的小孩哭叫声，尖锐而凄厉。

窄窄的甬道立即拥满了人群。陆志骧置身人群当中，想快也不行，只好顺着移步。忽然，他想起李金池与蔡嘉雄。

“糟！”他不自觉地喊了一声。他吃力地想：我怎能丢下他们呢？记得他们是一直呆在三等舱里的。蔡嘉雄一直都很疲累的样子，想必是有点晕船了。当陆志骧要上甲板时曾偷瞄了他一眼，他懒洋洋地躺在卧铺上。李金池也躺着，双手垫在头下，不知在想些什么。两人固然也有矫健强壮的身子，然而他们都离楼梯口较远，没办法抢先上来的。我必需去看看，此刻也顾不得不可交谈的禁令了。他们也许需要帮助。我们三个人是一体的，岂可丢下他们呢？回去吧。陆志骧，你不能这样一走了之！想到这儿，他停步了。然而，从后面推过来的力量，根本不是他所能抗拒的。好不容易地转过身子，可是蜂拥而来的人群，使得他只有倒退着走。

他使出浑身的力量想站住，立即被前面的人划开了，几乎倒下去。他不得不明白，即使他有超人神力，在这当儿也不会有办法的。说不定他们两人也正在挤过来，我去了也没有用的。原谅我先走一步了……

“是你！”耳边想起了一阵拚命大喊的声音，一股热气吹在耳朵上。

陆志骧侧过脸孔，同时吃力地转回了身子。

是你……他没说出来，不过看出了对方那离他不到十公分远的一张脸孔。是那个戴麦秆帽的家伙。

“你不认识我吧，我是警视厅的桂木警部。懂了吗？”

志骧只好点点头。

“你别死了，不然我就没法交差了。”

志骧一面移步一面想着此人的话。他和麦秆帽冲离了。

“陆志骧！别死啊！”那人在嚷。

好家伙，还知道我的名字呢。意思够明白了。在这一瞬间，他陡地感到这个人是坚强的对手。一句被说烂了的金言浮上脑际：“与其爱懦弱的友人，毋宁更爱坚强的敌人。”志骧甚至对这敌人感到一种类似的亲切的感情了。他也会活下去的吧。我当然也会。而他必定会穷追不舍，直到我落入他手中为止，不过我是不会被抓着的。想到这儿，陆志骧不禁展颜向对方一笑。而对方也向他露出了白白的牙齿，但就在这一刹那，小电灯熄了。无数钻动的人头立即被黑暗吞噬。

在漆黑一团里——那是真正的漆黑，连星光也没有——只有嗡嗡然响成一片的人声。

好不容易地终于挤上了楼梯，出到甲板上。那儿人好象还不很多，不过从每个舱门，都不住地有人涌出来，虽然尽是幢幢黑影，但从声音也可以明了这一点。

似乎是船上的工作人员吧，在嘶喊着。好象是在指示人们救生艇的位置。陆志骧感觉出甲板已斜了。虽然斜度还很小，不过刻刻地在增加。救生艇是容纳不了的，而且这种混乱里，大概不太可能上去，就算靠他的力气挤上去，恐怕也没有用，超载只有沉没，而且一定有不少人比他更需要救生艇，好比老弱妇女小孩，还有不会泅水的人。还是自己来逃生吧。如果运气好，也许能抓到什么。他这时才想到救生圈，不过即使船挨了鱼雷时马上想到，也没办法下到自己的铺位取它了。

斜度更大了。等待李、蔡两人，事实上已不可能，也是多余的了。下去吧！越快越好，离船越远，越有活命的机会。下定决心，他就纵身一跃跳下去。

一阵窒息之后，身子打着了什么，立时身上感到冰凉，他很快地就冒出水面。船身一堵墙般耸峙在眼前。那璀璨闪烁的星光仍

然那么多，可是看来更远更远了。

好冷……

不过似乎也是由于这种冷澈心肺般的凉意吧，陆志骧很快地就从刚才的慌乱冷静过来了。陆志骧，你再也不能慌乱了，这是生死关头，一慌就会灭顶的，要节省体力，挺下去。首先得离开这儿，以免被沉没的船卷进海底。大约有五分钟吧，也许只有三四分钟而已。至少也要离开一百多公尺，能有两百公尺，那就绝对安全吧。以三分钟计，每分钟五十公尺的速度，便可以泅出一百五十公尺，大概已在安全的地点了。不必太赶，节省体力最重要呢。当然也不能太缓。去吧。他在匆忙间想了这些就以蛙式泅泳起来。

还好，风浪不算太大，他顺利地前进。

四下看不到一个人，看样子还没有其他的人跳下来。不过应当及早脱离现场，那是一项乘船者不可不知的常识。然而，那得全靠一个人的泳术，如果不善泳，这一点是不用谈的。也许此刻人们正在抢夺救生艇吧。这是一场生死搏斗，在陆志骧，还有其他千来个人们，都是如此。这一仗，我输不得，一定要赢才成。但是，那一颗鱼雷——想必是鱼雷吧——将造成上千个生命的白白损失。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他们也都有不少亲人的，并且绝大多数是善良无辜的。可是他们都得在这儿放弃宝贵的生命……陆志骧想到这儿，突然感到一股燃烧起来一般的愤怒与焦灼。

他的动作不自觉地快起来。人类为什么要这样杀戮呢？在南方，在大陆上，此刻也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残杀。为什么？不错，人类文化演进的过程，一直都伴随着残暴的行为。难道人类是天生的嗜杀动物吗？如此则与其他动物，岂不是一无两样吗？

许是太用力的缘故吧。很快地，陆志骧就觉得气有些急促起来了。这使他猛然警觉过来。这样子是不行的，不要急吧。这问题，怎么想也不会有个结果的。既然人家要侵略，你只有抵抗，起

来跟人家打，这是天经地义。既然要打，那就必需求取胜利。胜利是个最终目标，杀戮也就是达成这目标的不可缺的手段。道理岂不是简单明了吗？保持心境平静，在此时此地是最要紧的一件事。这样拚命也似地泅，没多久就会支持不了的。现在，你的对手是海。这么广阔，这么冷酷的大海。如果不能战胜，你只有被吞噬。静下来吧，陆志骧……

他停下来回头看了看。四下依然什么也没有，一望无际，是黑漆一团的波涛。凝凝神，这才看见前面的船。呃！船尾已经翘起来，离开水面了。在波涛声里依稀可以听到人们绝望的嘶喊声。

忽然，有划水的声音渐渐挨近。

“快些！振作些！”

“我，我不行……”一种吞下海水的声音。

陆志骧知道是有人泅过来了。

“这儿还危险的，快！”

“你，你，自己去吧，我……”

“呸！你这也是日本男儿吗？”

“……”没有回答。

“你仰躺着，我来拖你。”

“不……”

“马鹿！叫你仰躺就仰躺……”

然后，他们渐渐远去了。最接近时，陆志骧仿佛听到那近乎喘不过气来的气息声。凭这种气息声，他知道这两个人不会支持多久。李与蔡两人不知怎样了？但愿他们不致慌得连救生圈也忘了。但愿他们已及时跳下，泅离船边……他维持原先的速度，向前泅去。

当陆志骧第二次回过头来一看时，船已不见了。他一次又一次地凝神，想在一团漆闇里发现那黑黑的船身。他的视线搜寻了

几乎一百八十度角，从中而左、而右，一连几个来回，都没有能看到什么。也许太暗看不见。也可能已下沉。

如果是后者，那么当前的危险已过，不必再担心给船下沉时的漩涡卷进去。当然，往后等着的，恐怕是更大更可怕的危险。

怎么办呢？也许只有回去现场。以他目前情形而言，也许最多只能支持两天吧——恐怕两天都不容易。一块木头、木板，或者一只救生圈也好，只要能帮他浮在水面上的。当他累极困极时，他需要睡眠。那时，如果没有足以支持他浮在水面的东西，人一定会沉没吧。

好，我就回去吧。主意既定，他就回头，朝自以为是原来的方向回去。他不免有些懊悔刚才没有看清方位就回去，不然这时便可以有个较正确的方向了。

仰头一看，头上还是满天星斗。根据北极星，他此刻前进的方向是东南。或许，这也正是台湾的方向吧。这倒不错，能更接近台湾一步，也许生还的机会就增长一分呢。想来，富士丸下沉前，必定也打了求救的电讯吧，说不定救援的船只已经上路了。如果幸运，也许能碰上呢。刚想完这些，他就禁不住失笑了。他察觉到自己的期望是多么地渺茫。

是的，一切都渺茫了，连生还的机会也是渺茫到不能再渺茫。在黑漆一团里虽然不能看出，可是这儿是大海，一望无际的大海，就算自己前进的方向正是台湾，而从台湾开出来的救援船只也往这边驶来，能碰见的机会又有多少呢？岂不为万分之一都还不到吗？也许我陆志骧的末日到了。一瞬间，父母的影子从眼前掠过。还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外加两个已出嫁的姐姐，一个个在漆闇里映现。那美丽的故乡，一片田畴，远处的插天山、李栋山、鸟嘴山，还有西边的乳姑山……还有那个“她”呢……

已经有四年不见了。四年前第一次从东京返家省亲，那时他

刚进了东京工业大学。在离家乡第一次回家的人看来，一切都那么可亲可爱。尔后的四年间，拚命地读书，不仅专攻的工科而已，其他社会方面的、思想方面的、艺术方面的，都尽可能地涉猎。无形中便明白了自己做为一个台湾人的处境。自然而然，他就加入了那个抗日的秘密组织。

如今，他身负重责，再次回台。可是……那许许多多的梦想、抱负，全都破灭了，被那颗鱼雷击溃了。人，原来是这样脆弱的。“宿昔青云志”，——青云之志，原来只是人类的泡影而已。

他觉得划水的手臂有点儿疲软无力。在绝望里，唯有勇者坚强。他猛然而惊！我一直以为我是个勇者。我曾泅过十公里，面不改色。我是柔道三段，剑道初段。我是个弱者吗？不！他强烈地否定了自己的懦弱。我要与这危境搏斗到底，非到咽下最后一口气，绝不承认失败！

他觉得手臂又有力起来了。他举起手来划，改为自由式。他飞快地前进，恍如一条飞鱼。

不知过了多久，陡地，他听到前面有人声。语气迫切，但听不清在说什么。停下手凝凝神，充耳全是波浪拍击声。

“喂！”他喊。

“喂！”又一声。

没有回应。他再前进。

“喂！”他再喊。

“喂！”有了，对面有声音传来。

“你在哪里？”他一边泅一边问。

“这里……这里……”

他奋勇上前。

没多久，他终于来到了。看不见，不过确实有人。

“哪里？”

“这里……”他的手碰到一个硬东西。一摸，似乎是一块相当大相当厚的木板。

“抓到了吗？”对方喊。

“抓到了。”他回答。

他抱住了那块木板。有寸多厚吧，宽大约一尺多，长呢，一时没法摸出来。他松了一口气。

“抓牢，别放手，可以支持一段时间。”

“嗯……”

听口音，是内地人（注：指日本人），而且倒也亲切，年纪大约有三四十岁了吧，他暗想。

“你一直没抓东西吗？”那人从木头另一边问。

“没有。我很早就洒开了。”他答。

“那你已洒了有一个钟头了吧。”

“不知道。好象有几个钟头了。”这是实在的感觉。

“你是台湾来的？”

“是。”

“去念书的吗？东京？”

“是的。你好象只一个人？”陆志骧也问了一句。

“当然。”对方答。“噢，你是刚才听了我的话的。对吗？原来另外还有一个人的，可是他支持不住了。”

“沉下去了？”

“嗯……好象也是台湾来的。”

“台湾人吗？”陆志骧一惊。“有没有说姓什么？”

“没有。是个年轻人……好象还很年轻……他不会洒水。”

陆志骧有点放心了。李和蔡都会洒的，而且洒得不错。他们现在在哪儿呢？他静静地听，什么也听不见，除了水声。还是这么暗，只有那天上的繁星伴着他。还有就是这位陌生内地人。自己